

LIUHENG ZUOPIN
JING XUAN



刘恒作品精选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97873090917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恒作品精选/刘恒著.-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1997.6

ISBN 7-80099-263-2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-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8703 号

责任编辑:杨昕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)

北京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1

字数:26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15.80 元



刘 恒

作者小传

刘恒，本名刘冠军。1954年出生，北京人。早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。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课，在父母的故乡——太行山北麓一个小山村逍遥并务农。1969年入伍，在海军司令部直属部队服役六年，任无线电员。1975年退役，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四年，任装配钳工。1979年调北京市文联所属《北京文学》月刊社，任小说编辑。

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内有长篇小说《黑的雪》、《逍遥颂》、《苍河白日梦》等三部；中篇小说《白涡》、《伏羲伏羲》、《冬之门》等十余部；短篇小说《狗日的粮食》、《小石磨》、《教育诗》等数十篇。其中部分作品获全国及地方多种文学奖；部分作品在国外及港台发表，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多种文字。

1988年开始撰写或改编电影剧本。计有《画魂》、《白色漩涡》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、《四十不惑》等近十部。其中《本命年》（根据本人长篇小说《黑的雪》改编）曾获1990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第40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；《菊豆》（根据本人中篇小说《伏羲伏羲》改编）曾获1991年第63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；《秋菊打官司》曾获1992年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金杯奖及第49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。

目 录

中篇小说 天知地知 (3)

九月感应 (63)

伏羲伏羲 (92)

虚证 (183)

*

短篇小说 拳圣 (279)

教育诗 (30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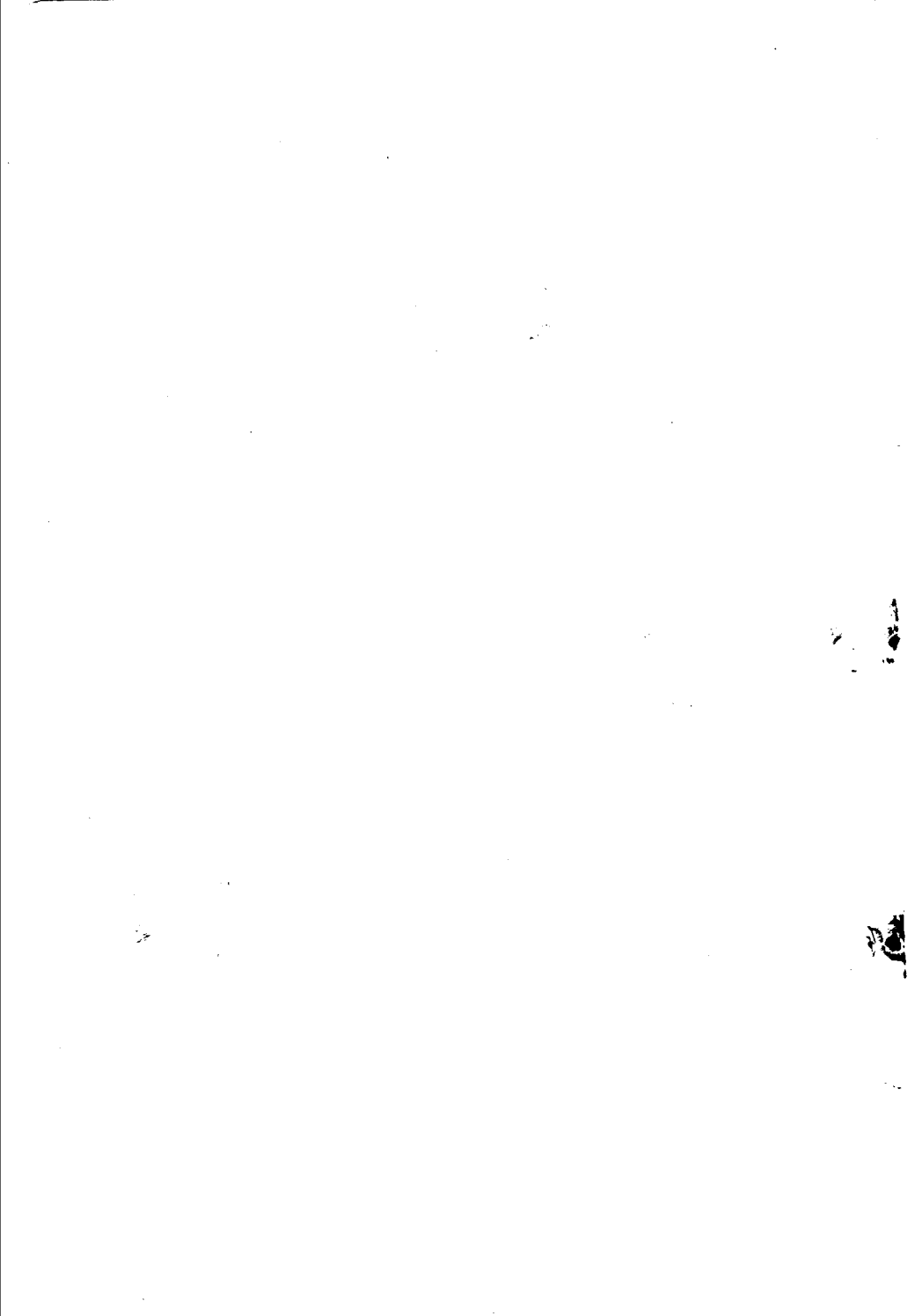
狗日的粮食
(319)

*

报告文学 老卫种树 (335)

7AM 40/06

***** 中篇小说 *****



天知地知

去年清明节，我一个人回乡下扫墓。父亲脱不开身，就用废纸剪了一大堆纸钱儿，让我带上。妻子觉得可笑，把纸钱儿从书~~包~~里掏出来，换了苹果、香蕉和桔子。当然不是祭品，是给我带着路上吃的。我说何必呢，你不跟着去倒也罢了。我吃了一个苹果三只香蕉，把纸钱儿塞回去，攥着半个剥好的桔子就上路了。世上有许多让人喜欢的事情，逛公园、听音乐、打麻将、吃冰淇淋，但扫墓不算，给谁扫墓都不算。开往山区的长途汽车乌烟瘴气，吱吱嘎嘎，塞了可能有一百人。它在盘山公路上晃来晃去，给人一种顽强地迫不及待地奔向地狱的感觉。我的祖先在坟墓里向我招手。扫墓变成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了。

这时候有人叫我的小名。多年不听了，猛一听倍感庸俗，让人不好意思答应。也许是叫另外一个人吧，正这么想着，叫我的人已经咋咋呼呼地挤到跟前。全车厢的人都在看我们，也许都在看我。小名已经够难听了，他又叫我作家！他对我蹲在这里表示惊奇，大声追问为什么不让轿车送我，仿佛我真有这个资格，只是太艰苦朴素了似的。他那么真诚，我就不认为他的话是多么了不起的侮辱了。这是一位远房表兄。我们在血缘上有一些久远的瓜葛。总之，葡萄架上结满了葡萄，我是其中一颗，他是另外一颗。我压低了声音向他问候，他却加大了嗓门，

提起我的作品来了。

“那些搞破鞋的事儿是你瞎编的吧？”

我一下子乱了方寸。我们都没有座位，像两根胡萝卜一样挤在一起，四周一股家禽的味道，车轮颠了几下，又漾出山羊的味道来了。我不打算往他嘴里吐唾沫，但我必须阻止他的卖弄。扒裤子可以，光屁股不行！我也抬高了嗓音，像粗人一样嘎嘎笑着，问他张三好吗，李四好吗，王五好吗？我不想让他喘气。他说张三发了大财，李四没发财，王五发了笔小财，可是老婆跟人跑了。表兄喘气均匀，顺利绕了回来，用殷切的目光看着我。

“那个破鞋！你真该写写她！”

我是堵不上他的嘴了。一个很馋或很饿的人盯上了一块肉，谁也别指望阻止他。随他去吧。我顺便问到了一个人，懒洋洋地等着他说点什么，却听不到声音了。我又问，来昆好吗？表兄眯着眼，下巴越耷拉越长，二百五一样瞪着我。

“哪个来昆？”

“李来昆。”

“哪个李来昆？”

“槐树堡的，黑脸儿，凸眼睛！”

“说的谁呀？我也是黑脸儿。”

“吹口琴的，想想！”

“嗨！”他拍了一下脑门，“是大昆吧？”

“对，是他。”

“是牵着公驴满世界找母马的大昆吧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嗨！”他又拍一下脑门，“我比他白多了！”

“他好么？”

“好，好个屁！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他死啦!”

“嗯?”

“死了好几年了，你真的不知道?”

我们都瞪着对方，确信没人开玩笑。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渐渐眉飞色舞，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。除了亲人，我们对别人的死不大在意。哪个领导挨了下属一个嘴巴，哪位熟人被按在别人家的双人床上，似乎更能勾起大家的兴趣。但是，一个人毕竟实实在在地死掉了。大昆不在了。也许不必做出很在意的样子，人么，生下来就是为了死的。可是做出很不在意的样子，我做不到。他死了好几年了。这几年我干什么去了？如果不是顺便问到，我会想起他吗？我很可能会彻底忘掉这个人。

表兄已经不知不觉地绕回了老地方。

“你跟我说实话，搞过仨俩的吧?”

他扒掉了我的裤子。汽车在颠簸，载着赤条条的我奔向地狱，奔向祖先沉睡的地方。我一路风尘，不是想投入祖先的怀抱，也不是为了向祖先表示歉意。没什么大事，只想给他们送点儿零花钱，我背着满满的一书包呢！这与金钱当道的现实多么和谐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。汽车五次绕过悬崖险路，却一次也没有掉下去。车里有山羊味儿，有山羊叫唤，却没有山羊，下坡的时候，它终于从车篷顶上掉了下来。我的嘴对着表兄的鼻子，他说那些不着四六的鬼话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那根鼻子，却并没有把它咬下来。还有，最后一件：李来昆曾经是一位公认的死不了的人，死不了的人死掉了。

谁能给我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李来昆属虎，比我大四岁。五〇年夏天一个日子，他的双亲去玉米地里锄草，母亲说累了，父亲说再锄一垄，母亲说歇

歇吧，父亲说再锄一垄！父亲锄得正欢，母亲却哎哟一声躺下了。然后，李来昆就从容地爬了出来。他躺在田垅里，沾满了泥土和草叶子，哭声像一只找不着家的老鸱。父亲把他塞进干粮袋儿，拎着拎着回了槐树堡，几只狗围上来，父亲就把干粮袋儿顶在头上了。路上跟人借火，烟叶太湿，费了两根火柴也点不着。父亲躲到树后头，用两条腿夹住李来昆。好不容易点着了，转过身来，发现几只狗在街里狂奔，裤裆里的干粮袋儿却不见了。父亲大声问，我儿子呢？没有人能够回答他。只有一个站在墙头上的女人嘻嘻笑着，说快看狗嘴里叼的啥。父亲噢一声扔了烟袋追上去，乡亲们也跟着追上去，槐树堡顿时鸡飞狗跳，陷入一片少见的混乱之中。一只狗穿过牲口棚，不小心把干粮袋掉在马槽里。另一只狗叼起来接着跑，接连飞跃了羊圈和猪圈，见麦场上有人，一着急窜上了粮食垛，又从粮食垛上了房顶。人们蹬梯子爬墙，追上房顶，那只疯狗竟然凌空跳了下去。李来昆在空中像老鸱一样哭着，露出鲜嫩的小脑袋，像一只刚刚剥了皮的粉色的兔子。他和狗掉在一大堆麦秸中不见了。

那个年代，男人和女人都很辛苦，也格外勤劳，把孩子生在地头，生在碾道旁，生在砍柴的路上，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比较奇怪的是一群狗叼着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，房上房下地乱跑，一群人翻跟头打把式，却怎么也追不上它们。场面无法想象，接下来的情景更让人难以忘怀。人们翻遍了小山一样的麦秸，就差一根一根数了，却只找到了一条空荡荡的干粮口袋。父亲嚎啕大哭，像个老娘们儿。他已经有五个女儿，他唯一的儿子让狗叼走了。他说我不想活了老子不想活了！好心的人们拿着镐头，在麦秸堆四周寻找可疑的洞穴，不时象征性地刨几下，吓得老鼠们四处乱窜。妇女们围上来拍打父亲的肩膀和后背，说儿子丢了嫂子还在，好好干，不出一年又该你笑了。实际上，五

分钟以后父亲就笑了，一个乡亲听到鸡窝里有老鸱叫唤，纳闷它是怎么飞进去的，伸手一掏便掏出来一块沾满了鸡屎的嫩肉。他不知道院子外面发生的事情，以为自己遇见鬼了，撒腿往街里跑，大叫不好啦快来人呐！

李来昆不承认老鸱的事。一有乌鸦飞过就急着辩解，说你们听你们听，怎么可能呢！我们也认为不可能。但是李来昆承认腿上、屁股上、后背上以及肩膀上的疤痕是狗咬的，脑袋除外。他头顶上有一些细碎的白斑，很像狗的牙印儿。他说这是躺在鸡窝里让母鸡给铍的，跟狗没关系。不管跟哪个畜牲有没有关系，我们一群人光着屁股站在小河边的时候，只有他是伤痕累累的东西，别的家伙都显得过于光滑了。他整个人就是一条大疤痕，横在水面上，像一条翻着肚皮的鱼。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幸运的人，一个逢凶化吉的人。

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？

狗嘴余生之后，他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危险，顺利活到九岁。不幸的是父亲馋上了白酒，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，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出气筒。他既然有那么多疤痕，再添几个也不要紧，酒瓶子、鞭面杖、锅铲等等便不时落在身上。所以，给他造疤痕的不光是畜牲。他说这个是狗咬的，那个是狗咬的，就比较可疑了。但是他该不该揍呢？槐树堡的乡亲说该揍。我们清水铺的乡亲也说该揍。他几乎干遍了男孩子能干的调皮事，小到往别人头上放毛毛虫，大到往邻居家的腌菜缸里拉屎，拉完了还搅活，让人看不出来。山谷里经常响起父亲的骂声，瞎了眼的狗哇，你不嚼了他，给老子留着干啥呀！一边骂一边追，手里有什么扔什么。有一回扔出个蒜白子，没打着李来昆，倒把街边一头毛驴给砸蒙了。

九岁那年夏天，槐树堡发了泥石流，死了几户人，剩下的逃到清水铺避难。有亲戚的投奔亲戚，没亲戚的住在小学校 and

供销社。李来昆一家找不着地方，又不太受欢迎，就住在操场北头的土戏台上了。操场一片汪洋，足有一腿深，戏台子像个孤岛，正在风雨中沉没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李来昆。他蹲在水边看雨，像一只呆鹅，黑黑的脸，凸凸的眼睛，一脸傻相。外祖母指着他叮嘱我，别跟他玩儿，千万别跟他玩儿！我问怎么了？她说他是个烂眼子货呀，小心他往你头上拉屎！李来昆拉屎不挑地方是很有名的，不过跟后面的事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上什么了。

那天早晨雨没有停，远远的听见有人破口大骂，瞎了眼的狗哇，你不嚼了他，给老子留着干啥呀！我溜出去看热闹，发现李来昆正在操场上划船，父亲在后面追他，教室的窗口和门口聚满了哈哈大笑的人。水淹到腰眼儿，可能也喝多了酒，父亲怎么也追不上他。眼看要追上了，儿子举着笤帚一吓唬，手又缩了回去。李来昆缓慢地划过操场，兜了半个圈子，突然拐入街中的小河。他父亲跌倒在校门口，可能踩着树坑了，脑袋半天才浮出来。李来昆停了一会儿，见父亲呛得晕头转向也没忘了骂人，就放心地沿着满街的雨水顺流而下了。那是小学校的门板，漆着白字，我和另外七、八个孩子纷纷爬上去。路上翻了一次。在拐弯的地方又翻了一次。翻了几次之后，船上只剩了李来昆、我和另外一个人。他用鼓眼睛瞪着我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他说你知道你娘为啥把你生出来？我说不知道。他又问另一个孩子，你娘把你生出来凭的是哪一条？那孩子也不知道。他说让我告诉你吧！我们的小船刚好漂过工作队的后窗户，里面有吹口琴的声音，呜呜的。那些话听起来很神秘，也很单纯。

“你爹往你娘屁眼儿里撒了一泡尿。”

他说完船就翻了。我爬起来回家去，把他的话向外祖母复述了一遍。外祖父在一边听着，抬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。我五岁，李来昆九岁。他的启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不过

事情还没有完。李来昆偷了工作队的口琴。人家打着手电查了半个村子，最后查到了小学校，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李来昆从被窝里揪了出来。他说我没偷，啥叫口琴，我没见过口琴，口琴啥样儿，没偷就是没偷！雨越下越大，工作队像一群落汤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父亲已经看明白怎么回事，大叫你偷没偷？李来昆一愣，胳膊和腿立即被揪住了。工作队连忙劝阻，越劝父亲越来劲，脑袋一热，就把儿子横着从戏台上扔到水里去了。瞎了眼的狗哇！工作队不明白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他们等着李来昆从水里爬出来。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大家希望的地方爬出来，扑通一声巨响过后他就不知去向了。人们在水里摸他，在街里找他，在山坡上亲切地呼唤他，都没有用。不知何处传来口琴的呜呜声，再一听又不见了，过一会儿又呜呜地响起来。那一夜清水铺的人都没有睡好，雨下得太大了。后悔的父亲带着哭腔儿叫到天亮，来昆，回呀，来昆，回呀！给死人招魂一样。外祖父说回个屁，让大水冲走了小狗日的才好哩！天亮不久，从西边传来隆隆的声音，房子和炕都跟着动，接着锣声就响了。乡亲们撤到后山，站在雨里往远处看。原先淌着洪水的地方现在淌着泥石流，许多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在泥槽里往下漂，漂得很慢。又听到了口琴呜呜哑哑的声音。李来昆的父亲在人群里找他的儿子，喝得红头胀脸，说见我儿子没有，见到来昆了没有？泥槽越来越宽，村外那棵老槐树笔直地竖在泥里，慢吞吞地划着弧线，一点儿一点儿漂过来了。李来昆的父亲醉了，淌着眼泪，说来昆调皮是调皮，可从来都不偷东西！他朝工作队的人大声叫唤，我们李家人祖祖辈辈没拿过别人家的东西！正在纠缠，李来昆的母亲尖叫了一声，孩子他爹！他在树上！天呐！

他确实是在树上。他不仅在树上，他还吹着口琴。不知道是着了魔，还是吓傻了，他像骑驴一样骑着一根树杈，一点儿也

不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放在眼里。这样子使村里人受惊却激怒了他的父亲。他父亲怪叫着奔向泥槽，我们都以为他痛不欲生要拼死把儿子救出来，想不到他一下接一下地朝那棵老树甩起了泥巴。他气晕了。

“狗日的！真是你拿啦！你妥妥死去！把口琴扔过来！给老子扔过来！”

李来昆放下口琴，没有扔过来，而是学着父亲的样子朝岸上甩起了泥巴。父亲甩了十几下，连儿子的毛儿也没有沾着，儿子只甩了一下就糊住了父亲的脑门儿。

李来昆一举成名。

清水铺的老槐树流到五岭峪的村口不流了，站住了，从此茁壮成长，成了人家的标志。五岭峪离清水铺三十里，李来昆从树上爬下来慢慢往回走。走进小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。两个搭伴上厕所的女老师用手电筒照着他，不知道这个满脸满身泥巴的人是谁。他吹了一声口琴，呲着白牙笑着，两位女老师就相继跌坐在操场的湿地上了。没有人相信他还活着。因为没有人相信那棵树会成精，竟然一直竖着不倒。父亲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连打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工作队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不仅把口琴送给他，还教他吹出了动听的曲子。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，等等。人们向奇迹屈服了。在李来昆坏得流脓的身上突然开出了鲜花，让别的孩子又羡慕又嫉妒。我们不明白这些奇迹是怎么回事。清水铺派人到五岭峪交涉老槐树的所有权，没有成功。派去的人说谈不拢就砍树，人家说砍树不行，有本事把树移回去。人们渐渐地不提这棵五个人也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了。人们提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一个正在被泥石流卷走的孩子，隔着七、八丈远朝他父亲甩泥巴，一下子击中脑门，让老东西半天没有爬起来！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孩子是什么东西？他是什么做的？他是怎么想的？他是人吗？这件往

事勾起了乡亲们长久的兴趣，什么时候提起来都津津有味儿，却永远也找不到答案。那个坏小子是不可思议的人。

他击中父亲之后就吹着口琴远去了。

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？

李来昆十岁上学，十四岁就辍学了。其间死了母亲，是脑瘤，一种很高级的病。还死了一个姐姐，重感冒。先发了几天热，刚要治就抽疯了，死得很不高级。后来一个弟弟也发热，赶快治，拼命治，却落了大脑炎后遗症，下场似乎比死还要差些。家里又添了一个白痴。整天醉薰薰的老白痴更贪酒了。那时候父亲给生产队放马，经常醉倒在山里，闹得不是自己下落不明，就是马下落不明。李来昆不只一次进山找他，看见他倒在自己的呕吐物中，满脑袋都是蚂蚁。一个儿子面对这种情景能有多少选择呢？李来昆叉开腿，往父亲脸上撒尿。尿毕竟是有限的，所以那张肮脏的脸从来没有干净过。这种情景让外村一个羊馆碰上了。

“干啥呢？”

“尿他。”

“尿你爹？”

“尿的就是他。”

“找死！”

“他找死！有尿么？”

“有。干啥？”

“帮我尿他！”

蚂蚁们一哄而散。那一回洗得比较干净。后来李来昆就厌倦了。对一个酒鬼来说，几泡尿顶不了什么事。既不能开导他，更不能解救他。尿无非是尿罢了。李来昆不再读书，顶替父亲进山放马，从此老白痴就不是醉倒在山里而是频频醉倒在村街

里了。

李来昆不喜欢学校，却喜欢识字。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，能够随意阅读手边的每一页带字的纸张，包括密密麻麻的报纸。他放马时背着带双祥儿的布口袋，里面装着干粮和换钱用的东西，季鸟壳、蛇皮、山桃、榛子，还有一个包着旧手帕的口琴和一本包着粉色点心纸的字典。字典很旧，用橡皮膏粘着。他说是语文老师送的，别人和家里人觉得更像偷的，但是也没有证据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坐在山坡上一边吹口琴一边查字典，似乎是与过去很不一样的一个人了。

我们很少见到他，他偶尔到清水铺来，在山边的小河里给马洗澡，也给自己洗澡。这成了我们小小的节日。我们乐意光着屁股跟他泡在同一条河里，因为他是名人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。吸引我们的除了一身疤痕，还有他的早熟。他把阴毛捋成很逼真的八字胡的样子，摇着器官给大家训话，先模仿鬼子的司令官，一眨眼又换成另一部电影中的老政委了。他说尸体的尸下面加一个上吊的吊，是什么字？我们不认识这个字。他说请打开字典第九十二页，我给你们配插图。

“在尸体上吊着，懂了么？”

他挺着小肚子的怪相把大家乐坏了。不管他认识多少字，不管他口琴吹得多么好听，他还是过去那个拉屎不挑地方的人。用外祖母的说法，是一个坏人。我们可不这么看。我们都盼着他拈着八字胡出现在山边小河的岸上。他太有趣了。我们要像他那般有趣就好了。但是，我们命里注定是一些无趣的人。

六五年秋天，李来昆参加了民工队，去筷子岭修公路。不计工分，结现钱，每天一块两毛五。可以打三斤散装白酒。父亲让李来昆谎报年龄，又反复叮嘱他，一块二是我的，五分钢崩儿是你的，少一分我要你的命。父亲整天醉得不醒人事，在钱上可一点儿不含糊。李来昆不动声色地答应了。他告诉姐姐